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十六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內省齋書生試賭盆

話說王隆吉一更天到家。到了次日，盛宅早送來一個拜匣，封套上邊寫了分金二兩。隆吉也自己稱了二兩，徑到地藏庵來。

見了范姑子，說了他們結拜的話，要在伽藍殿燒香。三人分金六兩，叫庵裡備席。范姑子慨然承許。隆吉道：「庵中鍋灶不便，調料菜蔬不全，有周章不來處。我再替你斡旋。」范姑子笑道：「你休管我夜起，只要早到就罷。我只愁沒酒。」隆吉道：「酒是盛宅送的。」姑子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丟不下你的話。」隆吉道：「後日初三，我們早到，可辦的出來麼？」范姑子道：「就是今日來，也不怕。多少難事，我替人家辦的一點風聲兒也不透，何況這兩桌酒席。只管放心。」王隆吉辭的去了。

本日，范姑子叫僱工，將各廟灑掃潔淨。次日，范姑子街上走了一回。回來，叫僱工把廚下管興工匠人燒茶的那口大鍋，收拾妥當。

到初三日一早，只見四個人，抬著一架盒子、一壇酒送來。

范姑子道：「原說不要酒，盛宅自送酒來。」那抬酒的道：「這就是盛宅的酒。」范姑子方曉得，食盒也是盛宅的。抬盒人去了，范姑子與徒弟揭開看時，原是一桌全席，茶皿酒具著匙俱全。須臾，又有人抬了一盒子全席，范姑子命放在廚下。對抬盒人道：「傢伙明日來取罷。」抬盒人道：「原是說明的。」范姑子又尋了兩個庵旁住的老婆子，揀盒中該熱的肉菜，放在鍋上，用籠蓋了，小火兒蒸著，單等客到。

王隆吉早到。少時，只見譚紹聞到了，范姑子接著。讓至佛殿後邊一個客室，問了家中老菩薩的安。話猶未完，盛公子到。也迎至客室，兩人行了禮。王隆吉道：「這個便是表弟譚紹聞。這個便是娘娘廟大街盛大哥。」這二人初次見面，那久仰高攀的話，自是不揣而知的。又謝了范姑子驚動煩擾，也不必細述。

說了一會閒話，范姑子道：「請山主們伽藍殿上香罷。」三人說：「也罷。該上香的時候。」范姑子問道：「山主們告神的疏頭兒、香紙，是跟的人帶著麼？」三人都道：「不曾帶來，也就不曾打算到這裡，如今可該怎麼處。」希僑道：「這是王賢弟你辦的事，少頭沒尾的。」范姑子道：「山主們今日喜事，休說那少頭沒尾的話兒。」隆吉道：「我一來沒經過這事；二來，我實說罷，我的心通慌了。」范姑子道：「這也不難。庵中有整香紙，借與山主們。告神的疏，我替山主們念念算了罷。」隆吉道：「極好。」范姑子道：「這年庚，像是盛山主做大哥，王山主第二，譚山主第三的了。」隆吉道：「不錯的。」於是范姑子開櫃取出香紙，引著三位，過了佛殿，到伽藍廟中。

每人遞與香一住，插在爐中，行禮跪下。范姑子敲了三聲磬，也跪下，往上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是聖賢菩薩馬腳下住的三位信士：一個盛公子，一個王相公，一個譚公子。今日在聖賢爐前成了八拜之交，有福同享，有馬同騎。那個若有三心二意，叫周將軍監察。阿彌陀佛！好好保佑他們，保佑財源發旺，子孫興隆。他們還許下翻蓋歌馬涼殿，洗畫老爺金身。」范姑子念完起來，又敲了三聲磬。三人禮畢，測子說：「兩位山主，該與盛山主行禮。盛山主是哥哩。」希僑道：「何用這？」隆吉道：「自然該的。」扯住譚紹聞行禮。盛希僑受了半禮。隆吉道：「表弟，咱可不要這。」譚紹聞就止了。卻說這譚紹聞心中發熱，臉上起紅。他原是有家教的，父師的話是聽過的，今日這事，意思很有些不安。只因隆吉初約時，一時承許的孟浪了，所以今日說不出口來，只得隨著罷。

比不得盛希僑天生匪人，宦門中不肖之子；王隆吉經紀人家出身，不曉什麼。所以盛希僑視如平常，王隆吉滿心歡喜。這是他三人心裡光景，不必細述。

單說范姑子引三人穿過佛殿，到了客室坐下。范姑子捧上茶來，盛公子不接茶杯。說道：「我有帶的茶葉，師傅只把壺洗淨，另送一壺開水來。」一聲叫：「寶劍兒！」這寶劍兒正與雙慶兒及王隆吉跟的進財兒，也商量結拜的話。希僑一聲叫喚，寶劍慌了。希僑罵了兩句，叫廚下照料潑茶去。這范姑子方曉得起初進門，盛希僑把茶嘴一嘴便放下的緣故。少頃，寶劍拿茶上來，茶杯也是家人皮套帶來的。眾人喝茶時，也不知是普洱，君山，武彝，陽羨，只覺得異香別味，果然出奇。

吃完茶，范姑子擺上席來。端的山珍海錯，大家舉箸齊吃。

希僑略吃了幾味兒，說道：「把這席留下三兩味，別的賞與跟隨人吃罷。舍下送來的粗饌拿來。」范姑子那裡敢強，只說道：「這東西委實孝敬不得山主。」只得收了，又把盛宅送的東西擺上來。果然，除了光鴨、固鵝，別的就沒有河南的東西。飲的盛宅的酒，香美自不待言。隆吉道：「范師傅，你也來坐坐。」范姑子道：「廚下離了我一發上不上來。」希僑道：「你來往亂跑也不好。」范姑子道：「我顧不哩。沒有教小徒陪陪罷。」因向閣邊問道：「慧照兒，你放下針線，照照客。」只見閣上下來一個尼姑，不過十八九歲，眉清目秀。到客室與小山主們行了尼禮，就坐在旁邊。也不吃什麼，只舉著讓客。把頭低了，吃了一杯茶。

席完了，范姑子也來坐在一張牀上。說道：「有慢山主們。」

希僑道：「你這令徒，怎的不言語？」范姑子道：「小家子樣，見不哩人。每日只在樓上做針線，也就沒見過客。」希僑道：「出家人，做什麼針線？」范姑子道：「庵中日子窮，全指望著他縫些順帶兒，鑰匙袋兒，賣幾個錢，糶幾升米吃哩。」希僑道：「俺們上閣上看看針線何如，捎兩件，回家做樣子。」慧照笑道：「看不的。」范師傅道：「看看何妨？若是看中了，這些山主們帶回一件，強如你賣十件哩。」希僑邀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同上去看看何如？」范姑子引著三人上閣，慧照只得跟著到閣上。都看縫的東西，說道：「果然花兒繡得好！」范姑子下閣取茶去。希僑自己揀了兩件，強與了譚紹聞一個順帶兒，與了隆吉一個荷包兒。吃了茶，下的閣來。

到了客室，希僑道：「庵裡日子清淡麼中？」范姑子道：「行常斷了頓兒。」希僑道：「不打緊。明日我送十兩燈油錢，一石米來。二位賢弟也休空了。」范姑子道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希僑道：「針線很好，可惜緞子不好。明日請到我家，與我繡幾幅枕頭面兒待客，可叫去麼？我也不敢空勞。」范姑子道：「乃他再領府上奶奶們些教兒，怎的不叫去。」

二人把話說完，隆吉見譚紹聞終日不甚說話，問道：「賢弟今日怎的不歡？」紹聞道：「我怎的不歡？」希僑道：「庵裡有什麼玩意兒麼？」范姑子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庵裡得有什麼？」隆吉道：「藥鋪老梁相公丟下那盤象棋呢？」范姑子道：「他丟在這裡，又沒人會下，只怕少了子兒。」隆吉道：「少兩個，寫上塊瓦片兒。」希僑道：「賢弟奇想！棋子少了，瓦片兒就算了不成？」隆吉道：「算得了。」范姑子尋了一會，拿來。盛希僑笑道：「看來卻不少。只是些木頭片子，如何下他。也罷，誰下哩。」隆吉道：「大哥與表弟下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下不來。」隆吉道：「咱同學時，先生不在家，咱沒在鄧祥廚房下過麼？」大家笑了。范姑子叫慧照擺在桌上。希僑道：

「不如咱喝酒罷。」隆吉恐怕希僑太露輕薄，只是慫恿下棋。紹聞也說不吃酒，要回去。希僑只得與紹聞下起棋來。

范姑子出去，隆吉也跟出來，問道：「你今日席面很好，是怎麼做的？」范姑子道：「我是二兩銀子，定的蓬壺館上色海味席。誰知道盛公子還嫌不中吃，我就沒敢說是館裡定來的。」隆吉道：「他的東西真個好，我吃了兩遭，也沒見重複什麼，不認的很多。」

又說了一會閒話，又看了一會象棋，日色已晚，各家來接。

盛宅一對牛腰粗的燈籠，上寫著「布政司」三個大字，三四個家人，牽著一匹馬。譚宅王中、德喜兒，打著一個「碧草軒」三字燈籠，宋祿趕著一輛車。隆吉是前櫃伙計親自來了，打著一個「春盛號」鐵絲燈籠。此時卻被一個夏鼎字逢若的看見。原來這夏逢若，正在人家會賭回來。見了地藏庵門前燈籠亂明，車馬僕從鬧轟轟的。站在黑影裡一看，見「布政司」燈籠，只

疑藩司衙門有人在庵，有什麼公幹。看了一會，卻認得是盛公子，那兩個卻不認得，「碧草軒」也不知是誰家。難說「春盛號」一個小舖子，敢與盛公子來往卜心中疑惑。只聽得眾人一聲說道：「范師傅，擾了！」范姑子道：「簡慢。」又聽得盛公子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我就要奉請哩。」又說道：「范師傅，我明日就來接哩，休要不叫去。」范姑子道：「豈有不叫去之理。」眾人一轟而散。

這夏逢若心下躊躇：「這一干人我若搭上，吃喝盡有，連使的錢也有了。我且慢慢打聽，對磨他。」隨時也自去干他的營生去了。

且不說盛、王商人回家。單說譚紹聞，今日有些不安。只見天色黑了，來接的又有王中，心裡一發不妥當的很。坐在車上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到家，各自安歇。

過了兩日，王中拿一個全帖，上面寫著「翌午，一芹候敘」，下邊寫「愚兄盛希僑拜」，遞與少主人看。紹聞道：「是盛宅請帖。打發來人歇歇。」王中道：「來人去了。」又低聲說：「爺不在了，大相公還該讀書務正，這些事，只像是該推脫的。」紹聞道：「你說的是。我明日到他家走走，改日也請他一請。還了席，慢慢丟開就罷。」王中道：「這盛公子，我常聽人說，是個敗家子，綽號兒叫做公孫衍。我前口若知道一墨兒時，再不叫大相公與他結拜。昨晚我才聽奶奶說這事，所以我急急去接。不如如今送他一個辭帖，只說家中有要緊事，不得去，也不得罪他，便慢慢的開交。換帖結拜的弟兄，本來是不親，縱然起初有一點子親厚，沒有後來不弄淡了的事。且還有翻臉的，廝罵的。」紹聞道：「我昨日也就後侮。但目下辭他，甚不好意思，胡亂走這一遭罷。」王中道：「相公將來要吃這不好意思的虧。」紹聞道：「這辭帖是斷然不可送的。」王中也不敢再攔阻。

等到次日，王中安排要跟的去。飯後時，紹聞已引著雙慶兒，步行往盛宅去。到了門上，寶劍兒已引進去。坐在大廳，日已近已，寶劍兒說道：「少爺還沒起來哩，我去對說去。」少時，只見盛希僑跑將出來，鞞著鞋兒，衣服袒著，連聲說道：「東書房坐，東書房坐。」紹聞起身，作為禮之狀，希僑道：「不消。」一面便吩咐道：「曲米街請王大爺去。」扯住紹聞的手道：「咱去東書房坐。」兩個同行，寶劍兒引著。希僑一面走，一面說道：「昨晚酒大了，清早爬不起來。」寶劍兒引到一個書房，掛著「內省齋」匾兒。進去坐下。

只聽得是一個丫頭聲音叫道：「寶劍，少爺的洗臉水，拿的去。」

寶劍兒掀簾子，捧進水來。希僑一聲罵道：「狗攬的，客還沒有茶，你們只記得我熟。」紹聞道：「洗洗也罷。」希僑道：「我一發有罪賢弟，我去連衣服也換了來。」希僑回去後，遲了一回，換了一套衣服出來。恰好王隆吉也到了。希僑迎著笑道：「譚賢弟來時，我還沒起來哩。我適才洗了臉，換了衣服。賢弟來遲，就該罰你。」隆吉道：「客到了還睡著，不該罰大哥麼？」大家一笑。吃完茶，隆吉道：

「今日該拜見伯母，休說來意不恭。」希僑道：「請坐下。我實對您說，家母昨日從山東家母舅家才回來，馱轎上坐了一千多里，如今在樓上睡了。好幾天還歇不過來哩。你我弟兄們，原該有這一禮，求改日何如？」隆吉道：「豈有不磕個頭之理！」希僑再三攔阻，紹聞道：「也罷，就遵命。」

希僑坐了一會，道：「我竟是閒坐不來，咱生法玩玩罷。」紹聞道：「閒坐說話罷。」希僑道：「叫我閒坐，時刻我就磕睡了。一定玩。譚賢弟，你只說你會啥罷。」

紹聞道：「我一些也不會。先君在世嚴謹，莫說玩意兒不會，也並不曾見過。」隆吉道：「這是實話。家姑夫性情固執，這表弟四門也沒出過。」希僑道：「怎麼會下象棋？」紹聞道：「間是舍下一個廚役有一盤棋，偷弄弄是有的，所以前日下時，一連兩盤都輸了。」希僑道：「棋我是不耐煩下的，骨牌也不好玩。再坐一會，我就悶死，這卻該怎麼？不然者，咱擲六色罷？」紹聞把臉紅了，說道：「我不會，不用弄這東西。」希僑道：「王賢弟，你會不會？」隆吉道：「我年節下賭過核桃，不過與骨牌一樣。只是擲的不精。」希僑拍手大笑道：「在行，在行。這就好了，可惜滿相公不在。」隆吉道：「滿相公那裡去了？」希僑道：「我叫他往南鄉買狗去。說這南鄉蘇宅玩的一條狗，如今要賣哩。我與他八兩銀子，他不賣，他要換一匹馬。我叫滿相公看看這狗，果然跑的好了，就與他一匹馬。」

「那一家可算上誰？有了！後邊叫慧照來，算上一家。」隆吉道：「慧照在那裡？」希僑笑道：「在後邊住過兩天了。」隆吉道：「他師傅叫他來麼？」希僑道：「你不在行，他師傅豈有不叫來之理。寶劍兒，你去後邊叫慧照來。」

寶劍去了一會，回來道：「他說前邊有客，他不來。」希僑道：「我去。」少頃，只見希僑引的慧照來。希僑吩咐道：「把角門鎖了。」一同坐下。隆吉與紹聞謝了庵中打擾，慧照掩著口道：「有慢。」希僑道：「閒話說他做甚，拿色子盆來。」寶劍鋪上桌氈，放下色盆，讓眾人各照門頭坐。紹聞那裡肯坐。

希僑道：「你不認的，叫寶劍兒替你看。這個小狗攬的，兩隻眼好眼色，色子亂滾時，他就認的是叉、快。你輸了不算，贏了你拿的走。」又叫：「老慧，你在那邊坐。」慧照笑道：「我不坐。又不認的，坐在那邊怎樣。」希僑道：「你要不配個場兒，昨日黃昏裡我輸的五百錢，我就不與你了。」慧照紅了臉，說：「我輸不起。」希僑道：「輸了是我的，贏了是你的。」

又向隆吉道：「你可不用讓罷。」叫寶劍兒樓上取四千錢來。希僑喝道：「快把牙籌拿過一邊子去，休叫厭人。真個弟兄們誰贏誰哩，不過解悶而已。」

寶劍兒拿過賭籌，放在條幾上，各人門前放下一千錢。希僑先擲，擲一個平頭十四點，沒人下錢。輪著隆吉擲，希僑把紹聞門前的錢，開了一百擺成柱碼，隆吉擲了一個叉，賠了三個。輪著紹聞擲，紹聞再不伸手。慧照已擺成柱碼。希僑再三催督，紹聞無奈，把色子抓起，面紅手顫，擲將起來。寶劍喝道：「梅稍月！梅稍月！」慧照把錢送過來。該擲希僑的。紹聞道：「我委實的不會擲，心裡只是跳。」希僑再三隻是讓，紹聞道：「心裡跳個不住，怎麼行得？」希僑道：「也罷麼。譚賢弟你與老慧伙著，叫他替你擲。寶劍兒，你把你的錢拿來，配上一家兒。順便把廚下瑤琴叫來，替你伺候客。」寶劍果然叫的瑤琴來，自己拿了兩串錢配場。紹聞桌邊坐著，看沒多時，慧照擲了一個「臨老人花叢」的大快，把五六串錢，都贏的七零八落。這紹聞書氣未退，總覺心下不安。

少頃，收拾賭具，排上席來。希僑道：「自己兄弟們，我就不為禮罷。」隆吉、紹聞齊道：「不敢。」慧照起身要走，希僑扯住道：「那裡走，就在此陪客。你紮的枕頭，我就當與你澆手哩。」四人相讓坐下，舉箸動匙，都吃不多兒，早已放下箸。希僑要安排大飲一場，就叫收了碟碗，另排酒局。只見寶劍兒，從後邊斟了一盤茶來。說道：「譚大爺那邊，有家裡人來接。角門鎖了，不得進來。」希僑罵道：「偏你多言。天才過午，就來接麼？就是有人，安排前院吃酒。你再胡說時，把你娘的牙都打掉！」譚紹聞明知是王中，心中不安，就要回去。說道：「想是家中有事，故小價來接。我去罷。」若是希僑肯放的了，這盛公子的性情，還不算恁樣無道理；譚紹聞一入匪黨，還不至儒染太深。這正是：

賭場原是陷人坑。誰肯蠶盆自戕生？

總為羅剎推挽猛，學刃先赴滾油鍋。

